



SAN SHI NIAN HUI SHOU

三十年回首

三十年回首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沈阳

(辽)新登字第9号

三十年回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地方国营新民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00千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

责任编辑: 万 泉 东 杰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特约编辑: 兆 政 责任校对: 谷 丽

ISBN 7-5610-2567-X

I·305 定价: 8.00元

目 录

序一：自我的坦露，人生的光彩·····	高擎洲	1
序二：此情可待成追忆		
——六四年级同学毕业三十年感言·····	王向峰	4
序诗：·····	孟庆文	8
追怀往事		
——我们这一代人的向往和希冀·····	李振国	9
路是这样走着的·····	牟心海	14
蓦然回首三十秋·····	贾非贤	19
三十年过去了，祝我们好运·····	聂振斌	24
青山不墨，流水无弦		
——忆我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	孙日方	30
远洋运输是我的第二专业·····	杨金铭	34
闹 潮·····	肖应俭	37
春的耕耘，秋收获·····	关淑娥	48
圆 梦·····	刘继才	52
生活之路·····	王克勤	55
篮坛与讲坛各十五年·····	张中元	61
还想活一个逝去的三十年·····	刘明德	67
路，靠自己走去·····	张庆云	72
我这三十年·····	毕毓华	76
书声里的春夏秋冬·····	曲林雪	83

一个忘却的梦.....	郑俊基	87
流放的岁月.....	王 锦	89
那时，我们还年轻.....	周福光	106
我，给后人留些什么？.....	郭振海	116
回 首.....	张成良	121
同甘共苦，携手奋进.....	崔润泉 刘彦芳	129
魂系公安.....	高益三	137
为了不忘却的回忆.....	周兴华	143
像蜜蜂一样采撷酿造.....	黄秀英	148
莫愁前路无知己		
——小报记者采访名流的感受.....	郑廉清	155
编发“刊首语”使我与青年人心连心		
.....	谢 剑(王 校)	162
清苦·辛苦·甘苦		
——从教三十年感怀.....	孙宝贵	166
三十述怀.....	白日勤	169
让你了解.....	武亦文(武素琴)	176
我是一块基石		
——三十年人生感悟.....	王翰臣	180
哭 妻.....	王 哲	186
一个归侨小人物的经历.....	许宝琛	190
生死书丛一蠹鱼.....	马宪臣	199
我们这一代人.....	马兆政	206
我的三十年		
——忠诚·坦白.....	钱鼎财	211
妙处难与君说.....	张德林	214
人生之嗟叹.....	李 桦	219
逆水飞舟.....	赵 刚(赵福忍)	223

痛苦伴着快乐的人生

——我的三十年.....	王宗仁	228
“公仆”的汇报	关正久	233
三十年的足迹.....	高殿英	242
五味人生.....	朱月英	248
听党的话三十年.....	徐杰	256
“没有想到”的三十年	陆玉才	263
匮乏.....	范垂新	268
为母校，干杯.....	单泽润	272
执教从政两寄怀	蒋必达（蒋凤林）	275

自我的坦露，人生的光彩

斗转星移，春秋代序。弹指间，辽宁大学中文系六四级学生毕业三十年了。他们集议出版一部《三十年回首》，记述他们这段不平凡的生活经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此，我很高兴就此书谈谈自己的感受。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天然去雕饰，全盘坦露了实实在在的自我，反映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品格和风貌。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使人看到人生的五彩缤纷和酸甜苦辣，在似乎平凡的生活历程中所蕴藏的生活真谛的吉光片羽；又能令人触摸到一颗颗善良的心，纯洁的灵魂，坚毅的精神和思想的成熟。不消说，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也曾痛苦过，失望过，困惑过，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不管世事怎样多舛，他们并未向生活低头，而仍是执着追求，顽强拼搏。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任人用武的一片广阔天地展现在面前，他们张开双臂去拥抱光明，用刻苦的实践去回报伟大时代的温馨。

高擎洲

母校五年的学习生活，在人生的道路上是短暂的，但却深深地烙印在他们记忆的屏幕上，书中许多篇章都生动地写下了他们对大学生活的怀恋，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人的一生有许多值得留恋的岁月，也有许多特别愿意回忆的往事。我的一生中最留恋的就是那最充实，最辉煌，最充满理想、抱负的大学时代。一想起那五年的日日夜夜，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和留恋情。”“那美丽而富有知识的校园使我梦绕魂牵；那执着追求、无私奉献的老师使我铭感难忘；那

洋溢着才华、渴望追求知识的同学，使我领会到人生的充实，青春希望。”我想，这足可以代表六四级全体同学的心声。

毕业后，他们都有了各自的岗位和天地，带着所构筑的理想，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他们或校园授业，或文坛笔耕，或学苑研讨，或商海弄潮，或为政一方，职业虽然各异，然而，奉献确是这个群体之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我不敢说他们都有着辉煌的业绩，但可以断言，在共和国这座壮丽雄伟的大厦上，有他们滴洒的汗水，添加的砖石。我为他们的平凡中所蕴含的崇高，感到自豪和快慰。

六四四年级这一代人，曾经历过一个特殊的时代。正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候，却荒废于整整十年浩劫，不断地冲撞他们，使他们的生活脱出常轨。那时，不管是“造反”或“保皇”，“逍遥”或“加盟”，他们几乎是人人不能幸免地陷入精神的炼狱，走过了狂躁、不安、痛苦与迷惘相交织的心路历程，他们当中有的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牛棚”，受尽折磨和摧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留下了或大或小的心灵创伤。但是，历史自有其发展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创了新纪元。在祖国的绚丽的春天里，他们抖掉了扭曲和偏狭的尘埃，使欢跳而坚韧的生命力得以尽情地发挥光和热，锐意开拓，奋力创新，从而获得了工作上的最大愉快和事业有成的由衷欣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今，六四届毕业同学都已年过半百，两鬓添霜。但未来的人生还有相当的路程，很可以再创辉煌。人，只要有理想，有志气，不论年龄几多，都可以做出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更何况他们已经有了坚实的知识 and 可观的专业造诣，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经历了人生的磨炼，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是指日可待的。他们还会如同三十年前一样，以其青春的活力，扇动起有力的羽翼，向更高远处奋飞。我坚定不移地这样相信。”

三十年前，忝为六四届同学之师，共同切磋学业整整五年，

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毕业后，虽然彼此很少联系，但那情谊却常驻于胸。平时，即使得到有关他们的点滴消息，也牵动着我的心绪。为了生养中华民族的这片热土，我衷心祝愿他们在未来的三十年，四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里，能为祖国和人民奉献更多的辛劳，做出更大的成绩。

• 雜記 •

1994年4月

此情可待成追忆

——六四年级同学毕业三十年感言

王向峰

· 王向峰 ·

人们在企盼未来时，哪怕是三年二载的距离，也有久盼不至的苦待之感，觉得时间特别长远；可是回首往昔时，却不同了，不论是三十年二十年，都如同身边流水，恍在目前，越想越近。可是，就是这最近的，一旦去俯拾收取，却越捉越远，如飞去了一片云烟。回忆我在辽大的三十几年，以及与六四年级毕业同学的接触，都有如上的感觉。

六四年级同学是1959年秋天入学的，当时我已分配到辽大中文系工作了一年了。因为六四年级同学是辽大建校后第一次以辽大名义招收的五年制本科生，实行的是综合大学的教学计划，所以师生共同有一种特殊的欣喜之情，入学时还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迎新会。在教学中，教师们对这个年级也格外抱有期望，希望这个年级能成为辽大中文系造就专业人才的划时期的开端。尽管当时有不少政治运动的冲击，与前后几届同学比起来，六四年级上课的系统性与稳定性，都是最突出的，学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全部基本课程，掌握了专业知识在当时发展的全面成果。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做系主任期间，在总结本系过去的专业教育经验时，我常以六四、六五年级的学习安排、成才经验为参照系统，去制定教育方案、改革教学结构。事实证明是有效的。这说明，六四年级同学在母校不仅是受培养者，其群体的成长过程和后来的成才经验，也成为辽大中文系宝贵的历史财富，并能以再生的形式化入后来的育人结构。以我在辽大

工作三十六年的观察与体会，在专业教育上像中文系六四四年级这样完善的教与学合力统一模式的实现，还是很少有的。

在六四年级的培养过程中，我个人当时做的工作极为有限。严格说起来，我还没有给这个年级正式直接地讲过课，即使有人听我讲过什么，也不过是读书或学术报告，当时我的课侧重安排在六三、六五年级。记得当时学校对六四年级要加强写作训练，要求每个人必须彻底过文学写作关，这样，有大量的作文本交上来，写作教师看不过来，系内教师每次每人评10本，我也分摊到几次批改任务，留下了对一些同学的印象。记得有一位女同学的作文是写看了电影《林家铺子》后的随感，写得很有特点，我给写了一个很有肯定的评语。三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位同学还记得我的评语不？

和六四年级同学的接触，还有一个因历史的乖戾而造成的因缘，对此，我真是“从来也不愿想起，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在同学们要毕业的前夕，辽大各系都要抓一些“反动学生”。我是以被锻炼、受教育的身份，被系领导“空投”到“阶级斗争”前线的——给批判会作记录。我那时在领导人的心目中是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的修正主义沾边人物，尤其还有在1963年学术年会上写有论述马克思提出的“要莎士比亚化”的论文，受到过系内有组织的“左派”势力的批判，已经负有“宣扬‘莎士比亚化’就是宣扬外国化、资产阶级化”，“要化掉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列宁的党性原则”的罪名，问题的性质也几近于“反动”了。但由于我出身、历史、社会关系都没有问题，加上除了一心搞学问之外没有别的令人讨嫌的地方，所以领导上还想用身边的“阶级斗争”教育我，我才在六四年级的一个特别不幸的时期，在同学中出没过几次，我才认识了王锦和周福光同学，还有其他许多同学。也许是因为有那时对这两位落难同学的了解和同情、后来落实政策过程中他们又常回系里来，我与他们也多有接触，也多有一层关注，自然也由此加深了对六

四年级这个群体的记忆。

六四年级同学毕业后，整个年级同学的“底气”都比较大，所以不论在哪里工作，各自的发展与进步都很快，并有不少各界明星人物涌现出来。对此，我虽无直接培养之功，但也很是乐于承受这种光彩的反射，每逢有人对我说到六四年级的某某同学的功业德能，我也有一种作为母校教师的荣誉感。1988年我到辽阳，正赶上市委在一个工厂开现场会，朱世良在那里主持会议，张成良领我去看他，中午我们一起吃饭，他们俩分坐在我左右，一齐为我斟酒，在场的一些人为之不解，以为我是上边来的更高领导，有人问我的那个在电视台当记者的学生：“那是谁？”他告诉他们：“那是我们两位书记的大学教师！”这位同学的回答是事后他告诉我的。我好像从那时才强烈地意识到，教师这个平凡的职业，它的意义是多么深远，它虽不能直接创造什么功业，但却可以创造创建各种功业的人。正是由此，职业和个人的生命价值，才能得到更深更远的伸延。

我在辽大中文系教过几十届学生，在历届的毕业生中，我与六四届同学的交往率可以说是最大的，在年级中的朋友也是最多，得到爱护与尊重也最多。我常常思考此中的原因。我想到，首先是这个年级同学的专业素质。年级群体有着一种重专业的价值观念，不论个人毕业后是否直接从事专业工作，心中都存有一个辽大和文学的情结。我与他们不少人接触中，感到他们对我在本系多年一直锲而不舍地进行专业探求，并在学术上取得了相应的影响，都有一种亲缘性的承认和肯定。另外，也与这个年级的不少同学都在省城和各市的政治、文化、教育等部门工作，我与他们多有见面机会与业务往来有关。这些年中，有时我也求助过一些同学；在一些有限的事情上，我也帮过一些同学的忙。我希望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有更多的六四年级，有像我在六四年级中那么多的好同学、好朋友。

对于六四年级同学来说，我的年龄虽然大于同学几岁，但

我们都是生于三十年代的人。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是最愿意给过去赋予更多的诗意的人。“此情可待成追忆”。回忆年轻时代的事情虽是美好的，但能抓在手中的却都是影子，是飘浮的月光。今天，我们无可怀疑的是，我们都还有更加珍贵的未来岁月。我们在人生价值追求上，何不把今后的一天当一个月来过，一个月当一年来过，一年当十年来过，我们不仅要“减去十岁”，还要把昨天以前看成是我们的少年经历。“莫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看谁能把今后的再度青春过得更潇洒！我希望十年后，二十年后，全年级的同学，谁也不忘再一次又一次地大家一起来相会！

春十三月倦燕燕

1994年4月25日

亲回喜梁卧堂高

去天天国燕燕即

国世举音燕燕留

史国燕燕六十六

兴明文来孟

月四年四武武一

咏燕

为六四年级同学《三十年回首》题

劳燕纷飞三十春，
高堂相聚喜何亲。
明朝海阔云天去，
留取清音举世闻。

七十六岁灌园叟
孟庆文即兴

一九九四年四月

追怀往事

——我们这一代人的向往和希冀

李振国·

今年7月，离开母校——辽宁大学，已整整三十年了。翻开三十年前的日记，浮想联翩，追忆抒怀，以寄教我育我的先生和同甘共苦的学友。

这三十年，我们这一代人在人生的旅途上走了一段漫长而又曲折的路……

1964年的第一个清晨，霞光满天。在晨曦中，推开127寝室的南窗，带着元旦晚会的余兴，在《我的日记》里，写下了几句赞美人生和前程的话语：“还有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就要毕业了，走向新的生活，新的岗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请党组织和亲人放心，一个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已立誓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他只能给党和亲人争光，绝不会丢脸。因为他坚信，‘战斗和幸福，革命和青春，在这生活的乐谱中，永远是一种美妙的强音’。诚然，生活里还会有风狂雨骤，而忠贞的青松，永远不会成为柔弱的垂柳。可是，在现实生活里，一个有松树风格的人，他挺拔、坚强，刚直不阿，但也还应具有柳树的韧性，放在哪里都能活下去，生根发芽，直至根深叶茂，能屈能伸。”

放下笔，思绪回到1962年6月8日，这个永远使我难以忘却的日子。这一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甄别平反工作迅速全面推开。6月8日，辽大校党委、团委正式批准

了对我的“甄别结论”。到八月份全国有六百多万名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甄别平反。我们中文系原64—1班的团支部书记栾凯（已退学）、班主任杨玉茹、组织委员刘长桐、宣传委员马兆政和全国被甄别的干部和群众一样，非常激动，两眼含着泪花，半天说不出话来，两年多精神上的重负和那种无形的压抑感解脱了。我们深感党组织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终于弄清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中文系党总支王书记、团总支梁书记代表党团组织在全年级大会上宣布“甄别结论”，做了总结和检查，还给我们几位受到一时委屈的青年学生赔礼道歉。这只能更加激起我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64—1班这起所谓“反动小集团”（开始称为“反党小集团”）事件，曾引起全系的关注和轰动。“几个学生干部怎么会反党、反动？”“不就是给党员陈某某提几点意见吗？又是在团支委和班委会上讨论每个同学的鉴定时提的，就是提得尖锐一点，又算得了什么，怎么还给了团籍处分？这没法让人接受嘛！”这是当时多数人的舆论。有的同学见我在会上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会下好心地与我说：“算了，你的意见是对的，不要坚持了，做人也要经得起委屈。”有的劝我：“要面对现实，有的忍为上，忍一时，风平浪静；有时退为上，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话都对，可是，一想到自己申请入党多年，党的事业为重，这点委屈总会过去，加上党团组织仍然信任我，继续让我担任中文系第五届学生会主席、系团总支委员，为同学们服务，做点实事。年级党支部徐书记，团总支于书记和几位党员同学都让我正确对待自己，都热情地与我交谈，“要相信党团组织会正确对待你的”。就这样，在一种矛盾痛苦的情绪中度过了那一段学习和生活。后来，在总结这段教训时，以唐朝陆贽的两句话自勉：取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

1964年8月25日，我同聂振斌、杨金铭、石景星来到祖国

人民的首都——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

这三十年，历史变革的大潮，势不可挡。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生活有时激流涌进，有时急缓，有时需要“冲浪者”的勇气，迎着新生活的巨浪向前冲击。

前十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科学报》编辑部、政治部宣传部，当过编辑、记者、干事。我二十五岁去山西运城当“四清”工作队员，参加阶级斗争，负责一个生产小队的运动、生产和生活。一年零四个月的“四清”工作，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也使我认识到任何时候不可忘记农民，如果一个国家机关干部不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那末他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干部。1966年7月，回到北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我表现得平平，科学院“造反派”的主张，我反对。我的选择是站在广大干部和多数群众一边。在追忆这段经历时，想告诉老师和同学们，在“保皇派”遭到批斗时，我与好朋友——“保皇派”成员喜结良缘，并宣布举行婚礼，有几十位挚友亲朋和同事到家里贺喜，以示支持和理解……

正值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全力抓整顿的时候，我从河南“五七”干校回来不久，调到国务院政工小组工作。我们党和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从而进入了新的伟大历史时期。

从此以后的二十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紧跟伟大战略转折的步伐，我积极参与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沿着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1982年以来，我在中央国家机